

季羨林评论吴为山雕塑艺术—— 扬中华之文化 开塑像之新天

中国古代雕塑造像胥为仙佛造型,出自想象,面目必多雷同。即以全国南北之五百罗汉而论,造像者非不欲塑造不同面型,然而,脱离实际人物,想象究亦有限,其捉襟见肘之窘态在在可见。此等塑像虽不乏浑朴肃穆之气,恐尚不能称为真正艺术也。近代以来,人物雕塑崛起,中国雕塑艺术遂进入一新境界矣。吴为山英年歧嶷,独辟蹊径,为一系列文化人造像,将文化精神融入历史发展生生不息之长河中,扬中华之文化,开塑像之新天。



范仲淹像

范仲淹,北宋时期杰出的改革家,集政治、军事、文学才华于一身,官至宰辅。然仕途多舛,因犯颜直谏,曾三次被贬。他身后留下诸多名篇佳句,《岳阳楼记》至今流传不朽。他一生的功名业绩与文学成就——泰州,曾是一个起点。

2000多年历史的泰州古城,由于600多年前范仲淹在此留下的史迹,曾多次被浓墨重彩地记录与书写。因史书和民间传诵的关于范仲淹的种种佳话,使得古城历久弥新,泰州凤城河景区亦有了重生的理由。

2008年春,范仲淹这位北宋中叶的泰州盐监,终于重现于他任职的故地,回到他当年熟稔的文会堂,与滕子京等5位挚友重新聚首,吟诗作赋。然后,他独自一人走出了厅堂,在水边昂然伫立沉吟。他的袍带被湿重的水雾润湿,褶皱中深藏着难以言说的忧戚,翻飞的衣袂沉重如铅。斧凿石刻般的面相轮廓,嵌入粗砾的青铜模板,依稀可辨出他清癯严峻的神态。须发飘逸,从容淡定,如同一幅陈史旧卷,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得模糊。这是中国雕塑学院院长吴为山为修复凤城河景区而设计制作的范仲淹写意雕像。

塑像正对方巨石,刻有季羨林先生亲自题写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范仲淹日日凝视自己生前的警句,一遍遍诵读并重温当年的政治理想,眺望着步步远去的宦海、斯人、逝水,是否会忧乐错杂、百感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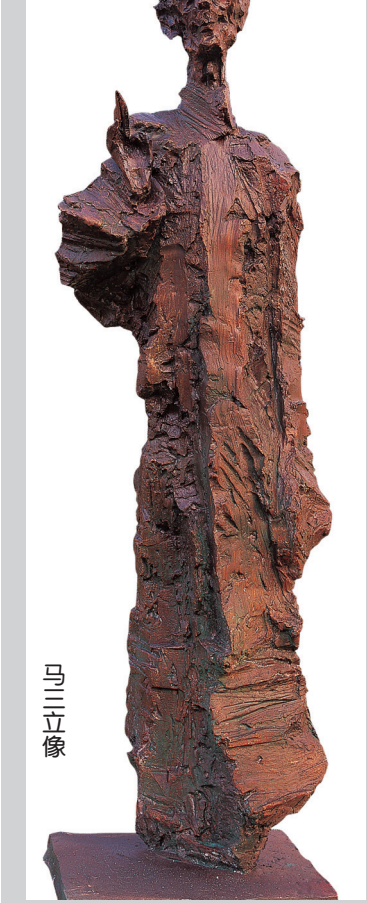
“不独乐”之乐,与范公若干年后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重修岳阳楼书撰“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乐,两句时隔23年。而这两“乐”之间,却隐约可见范仲淹一生清晰而执著的思想轨迹——为官一方,无一己之乐;君子一生,先天下而忧。

泰州无山,一方无山之土,一座无山之城。然而,2000多年的文化泰州,无论是过往还是长驻,出生还是终老于此地的历史名人,如峰峦叠嶂,逶迤起伏。范仲淹,只是苍山一岭。他路过,他走了,他回来。从此他留在这里,变为一尊素面简朴的铜像,却有如一座异峰突起——无山之城泰州,令人高山仰止。前来拜谒范文正公的后人,在仰望这座雕像的瞬间,复原的记忆与激活的思绪一并涌来。

君子不独乐——隐于文正广场上夜色中的范公,也许终能悄然一乐,与民同乐了。

会讲故事的雕塑

□苏 童



马三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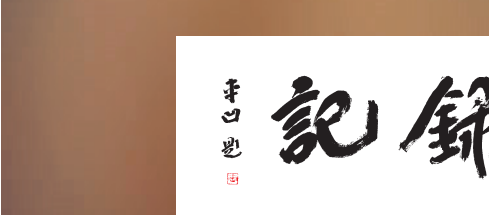
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我的见解都是一相情愿的,这与我的职业有关。我看重故事。一件好的美术作品,一定是讲述了一个好的故事。而将故事讲好的方法,其实走遍天下都一样,一是讲述者要绘声绘色,二是故事本身要动人。

吴为山是著名的雕塑家,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从孔子一直讲到鲁迅,都不是小故事,所以他用一种非凡的耐心,精雕细刻,毕其功于一役。他捕捉最好的细节,用最好的细节来完成一个“大”的任务。

我很喜欢他的《睡童》,这件作品在吴为山的作品中应属另类,讲的恰好是一个小故事。那睡梦中的孩子,其睡态之可爱,其表情之纯洁,完全是一个民间天使。那故事讲得即兴、朴素,听起来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容易被打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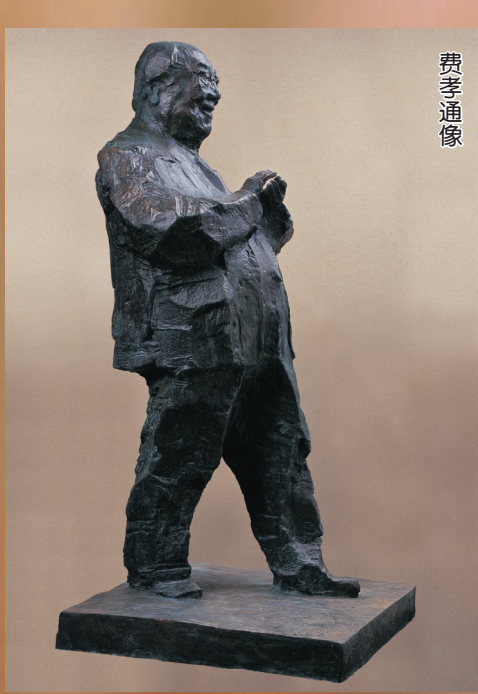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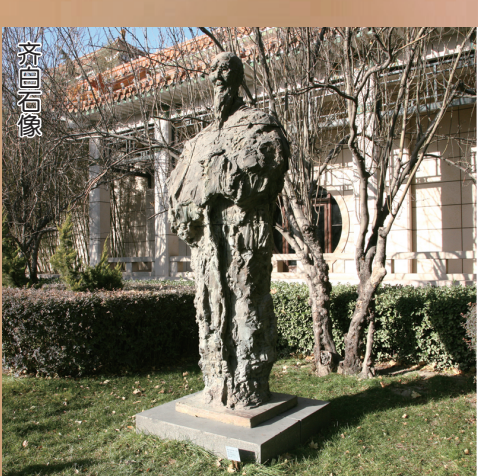
我更喜欢他的近作《相声大师马三立》,吴为山说他想做马三立的塑像想了很多年了,这漫长的酝酿期是值得的,好故事和好酒一样,大多数时候窖藏越久越香。《相声大师马三立》造型洒脱自由,在精气神上则是完全写实的,所谓栩栩如生恐怕不能形容这作品的妙处,还是坚持我的说法,一个好故事,其实不需要高潮,在平静的叙述中,你已经完全被打动了。《相声大师马三立》打动了我,让我一下回忆起很多事情来,别人的舞台生涯,很多时候是自己的成长记录。人人喜欢瘦骨嶙峋的马三立,喜欢的也许不仅是他的相声,更多的是喜欢他对生活的态度。

说到底,凡是艺术,一定事关人生,吴为山对此是清醒的。他是个清醒的艺术家,所有艺术的狂热,只有一个好归宿,那就是:清醒。所以我相信吴为山的雕塑作品,最终一定会陈列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一座人生大观园的缩影。



孔子像

走进吴为山的艺术世界



费孝通像

我们心中的孔夫子

□叶兆言



孔子像

进于道的雕塑艺术

□宗 璞



冯友兰先生论诗,说有止于技的诗和进于道的诗。以可感觉者表现可感觉者,是止于技的诗;进于道的诗则不然,它能用可感觉者表现不可感觉者,甚至是不可思议者。什么是止于技的诗,似乎较易了解。止于技的诗只带给读者字面上的具体事物和有限联想,不能再多。关于进于道的诗,冯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议论:“李后主词云:‘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就此诸句所说者说,它是说江山,说别离。就其所未说者说,它是说作者个人的亡国之痛。不但如此,它还表显亡国之痛之所以为亡国之痛。此诸句所说,及所未说者,虽是作者干写此诸句时,其自己所有的情感。而其所表显则不仅只此,而是此种情感的要素。所以此诸句能使任何时读者,离开作者于某一时有此种情感的事,而灼然有‘见’此种情感之所以为此种情感。此其所以能使任何时读者,‘同声一哭’。”这个论点也可以用于整个艺术。好的艺术作品给人的不只是这个作品本身,而是一个世界。吴为山的雕塑便是进于道的艺术。我觉得仅是眼睛装不下,要用心来装,而心是大得无边的。

吴为山为冯友兰先生做了青铜头像,一式两尊,由南京大学雕塑研究所赠送给清华、北大各一尊。我很感谢。2001年春,这两尊像从南京运抵北京,分别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两校分别举行了立像仪式。红绸子被揭去了,我感到一种力量,好像父亲正从远处走来,越走越亲近。一位哲学系教师对我说:“这像要仔细观赏,蕴藏的很多。我看冯先生真的在这里了。”我们围在像旁,我忽然仿佛听到父亲那熟悉的咳声。

后来我又多次往两校图书馆瞻仰这尊头像,每次都觉有新意,对它更加了解。我以为这尊头像最大的特点,是捕捉到了冯先生的精神特点,就是一种内在的安详和恬静,表现了东方哲人的特色。儒道互补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一种精神,在劫难之后,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之后,那种静观自得、飘然出世的态度是经人生烈火熬炼过的甘露。中国知识分子本来会在各种折磨中化为灰烬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个活了下来,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大抵因为他们都是既入世又出世,既执著又达观。这头像便表现了两者的融合。它表现的恬静是劫后的恬静,恬静下隐藏着悲苦,悲苦下又隐藏着恬静。熊秉明也在《凝固的历史——〈南京博物馆吴为山历史文化名人雕塑馆〉序言》中说,冯友兰先生的像塑造得非常成功:“整体是一块郁然、凛然的岩石,95个春秋留在人间的言行,一生所遭遇的甘苦、悲喜、顺逆,都浑融其中,两眼凝视前方,眼神犹做不息的思考和判断。”秉明兄是雕塑家又是艺术评论家,有很高的艺术见解,他说出了我说不出感受。

有这尊像是冯先生的幸运。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学校是他的生命所托之地,他离不开这两所学校。有这两尊像帮助,让他从此可以在两校的图书馆里注视着,陪伴着青年学子努力学习。他希望他们心里也装着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读吴为山画册,看到许多名人雕像的照片,也有一些想法。这些先生中我认识两位,因为认识,看到时就会想到像不像。费孝通的微笑让我惊异,这微笑太像了,好像听见费先生发出嘿嘿的笑声和他那一口蓝青官话。吴作人的像初看只见许多皱褶,再看才觉得神情毕肖,岁月的皱纹中藏着忧郁。而三座齐白石像中比较抽象的那一座,给我印象最深。他似乎是一个峭壁。我没有见过齐白石,没有想到像不像,只觉得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涌动,好像随时要喷发。画册中的玩童、睡童我都很喜欢,小小玩童有汉画的大气、睡童又有天真的幽默。这里的每一件雕塑似乎都可以编出一个故事。

我写小说曾尝试用我所谓的内观手法,即不求外在的形似只求神似。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求神似也需要细节的真实,而且还必须先掌握了细节的真实,尽管不一定表现出来。那时很喜欢读画论,我还用画论中的道理来讲我的内观手法。有的朋友不赞成,说是不相通的。不过我那样体会就那样写了,这个大问题,现在我已无力讨论了。

为山君正当盛年,正在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品。他告诉我,他要创造一尊冯友兰先生全身塑像。那该是怎样的风采?我们期待着。

作为第三者

雕塑不可能是纯粹的“我”,也不可能是纯粹的“你”,命运指定了雕塑家只能是一个第三者,这是一个博大的、蛊惑人心的命运。第三者的特征是开阔,第三者的危险是撕裂,第三者的秉赋是理解,第三者的幸福是假设:我可以成为你,可我最终依然还是我。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你”,我猜想吴为山的内心是顽皮的,他一次又一次玩起了上帝的游戏——要有光,于是,地上就有了光;要成为你,于是,“我”真的就变成了“你”。

吴为山对“你”的兴趣是那样地不可遏止,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他对自己不满,相反,他也许只是感到了饱和。我们惟一可以有把握的是,“你”是吴为山的方法,“你”也是人之历史,把“你”逮住了,“我”就有了坦然的理由,“我”就可以露出满意的、单纯的甚至是挑衅的微笑。吴为山不在意自己,不在意别人,他在意的是关系,他喜滋滋地乐此不疲地做了一个勇敢的第三者,他为此而骄傲,我们为吴为山而高兴。

作为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我时常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出没。在我还不知道“吴为山”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熟悉吴为山了。他的作品像植物或建筑一样伫立在植物与建筑的一边,他的作品使植物像建筑,使建筑像植物,我的意思是,看到了天然与人工的重重的景观,后来我就知道了,它们叫吴为山。

那些“像植物”、“像建筑”的其实是一些人,他们的血脉联通着已逝的历史。我猜想吴为山着意的也许就是这些被称为“血脉”的东西,这些被称为“血脉”的东西使吴为山坚定了第三者的立场,他为此而振奋。

他就站在了那里,作为第三者,等待一些风,等待一些雨,还有大地,或者一块叫基石的石头。